

南方防汛形势如何? 防汛难点在哪?

——国家防办、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

当前,全国防汛进入“七下八上”阶段,防汛形势严峻,尤其是长江中下游、太湖及淮河流域防汛形势较为紧张,防汛抗洪工作压力较大。目前,上述地区防汛现状如何?防汛难点在哪?国家防办、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18日对此进行了回应。

长江中下游汛情和险情总体可控

受近期强降水影响,17日10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50000立方米/秒,“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”在长江上游形成。

“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”,对长江中下游会造成什么影响?

张家团分析说,从上游来看,截至18日12时,三峡入库流量维持在61000立方米/秒,库水位达160.78米,基本达到洪峰流量。当前三峡水库自身防洪库容还有125亿立方米,如果继续来大的洪水,通过三峡和上游40多座大型水库群的联合调度,科学拦洪错峰,上游洪水基本可控。

其次,从中下游来看,受近日上游和区间来水影响,18日上午长江汉口以上干流和洞庭湖水位在缓涨;中间九江江段以下,以及鄱阳湖水位在缓慢下降;下游安徽段水位在缓涨。

据介绍,近期以来,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均在保证水位之下。目前,长江中下游五省累计发生各类险情2500多处,其中长江干堤险情108处,均得到有效处置,无重大险情发生。

“这段时间以来,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的汛情和险情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。”张家团说。

张家团表示,目前看,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防洪的主要风险来自两个方面:

一是长江中下游和两湖地区水位已经超警半个月左右,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,容易出现滑坡、塌陷、管涌等险情,

估计中下游高水位还要维持一段时间。

二是长时间巡堤防守和应急处置,加上在高温或暴雨的恶劣环境下工作,巡查抢险人员困马乏,容易出现麻痹和厌战心理。

太湖及淮河流域防汛形势较为严峻

6月中旬以来,受持续降雨影响,太湖水位持续上涨,6月28日达到警戒水位,7月17日达到保证水位,目前超保0.05米左右。据预测,近期太湖流域降水会趋缓。

张家团分析说,当前,太湖及周边的防洪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

一是如何克服长时间高水位防守的压力。目前,太湖及周边水位已超警20多天,虽然到现在太湖大堤及周边还没有发生大的险情和灾情,但堤防长时间浸泡,也很容易出险。

二是如何加大湖区及周边河网排水力度。由于这一带河网地势比较平缓,内外河水位差小,加上受长江洪水顶托,排水很慢,未来太湖及河网地区较长时间内还会处于超警状态。

受连续降雨影响,这两天淮河也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。上游干流王家坝水文站17日晚达到警戒水位,淮河发生今年1号洪水。18日上午,王家坝水文站已超警0.31米。

据预报,未来3天,淮河流域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。受其影响,淮河上中游干流维持超警状态,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。

“虽然目前淮河干流大部分河段水位还不高,上中下游水库还有较大的防



7月19日,洪水通过荒草三圩爆破口涌入蓄洪区内(无人机照片)。

19日凌晨3时许,接连两次震耳的爆破声后,安徽滁河大堤破开两处缺口,浑黄的滁河水涌入堤内的荒草二圩和荒草三圩蓄洪滞洪区,顷刻间绿野变成汪洋。这是继18日启用东大圩蓄洪区后,安徽又启用的两处蓄洪区。

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

洪库容,但随着后续降水增多,必须高度重视淮河的防洪,特别要重视中小河流洪水、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型水库的安全,加强城市内涝防御。”张家团说。

当前重点要做好四方面工作

据介绍,针对当前南方防汛态势,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连日来多次召开会议并发出通知,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,强化防汛救灾各项部署,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。

国家防总18日发出通知,要求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,全面做到应转尽转,不落一户、不漏一人;进一步落实防范措施,统筹做好方案预案、队伍物资、蓄滞洪区运用等各项准备;强化巡查防守,全力抢险救援;落实救灾安置措施,精心谋划恢复重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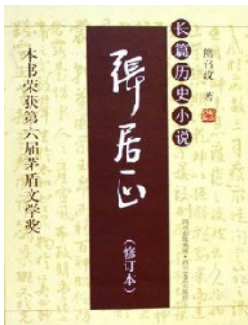
张家团说,当前要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:一是要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,牢固树立抗大洪、抢大险、救大灾思想;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巡堤查险,强化责任落实;三是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,及时做好险情预警和受威胁地区人员转移;四是要提前预置抢险救援人力和物力,随时做好应急处突准备。

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,入汛以来,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抢险救援6841起,出动消防指战员7.78万人次、消防车1.17万辆次、舟艇6355艘次,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1.2万人。

据介绍,应急管理部结合汛情灾情风险研判,已在长江中下游、太湖流域、淮河、松辽流域等7个重点区域19省(区、市)部署37架直升机,开展堤岸巡护、决口封堵、物料运输等救援任务。

(据新华社)

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因此起身告辞前,他只得硬着头皮照直问道:

“家宰大人,愚职想打听一件事。听说皇上在平台召见了您,要您劝说首辅夺情,可有此事?”

“有。”

张瀚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。他假装饮茶,把头低了下去。只听得赵用贤抢着问:

“老天官打算怎么办?是遵旨还是抗旨?”

“我老了,并不想搏名于青史。”

张瀚说完,已站起身来,这是送客

的意思,王锡爵他们只得快快退出。

一出吏部衙门,赵用贤就愤愤骂道:“张瀚这个老糊涂,贵为天官,却还是首辅的夹袋中人物。”

王锡爵叹道:“我看张大人言语闪烁,似另有隐忧,也不必勉强他。”

吴中行出主意道:“到今天为止,张首辅已有五天没到内阁值班。干脆,我们现在回翰林院,邀齐了同僚换了绶袍,都到内阁去。”

“干吗?”赵用贤问。

“你难道不知道皇朝更换首辅的规矩?”吴中行挤挤眼笑道,“前朝故事,首辅三天没到内阁当值,次辅就可以按序迁左,取而代之。翰林院的官员们此时就该身穿绶袍前往祝贺。”

“你是说,咱们去祝贺吕阁老迁升?”

“我只是这样想,能不能做,还须得王大人拍板定夺。”

王锡爵也是张居正为小皇上选定的六位讲臣之一,他与张居正本无私怨。他之所以反对张居正夺情,是觉得如果首辅违反守制条例,对于以孝治天下的皇朝来说,无异于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。因为皇朝两百多年来,虽偶尔有夺情事例发生,但却没有一个首辅这样做过。通过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判断,张居正根本没

有回家守制的打算。为贪恋禄位,竟置孝道而不顾,王锡爵觉得首辅的这一举动不可容忍。这个一贯远离是非的词臣领袖,终于按捺不住,在吴中行、赵用贤一班僚属的怂恿下四处活动,进行阻止张居正夺情的联络工作。眼下听罢吴中行出的主意,他觉得这样“激”一下,或可影响皇上的决策,于是领首同意。

按下王锡爵一行不表,回头再说张瀚。自送走王锡爵后,他就独自坐在值房里,愣愣地望着屋顶出神。张瀚已年过六十,比张居正早一届考中进士,也是朝中老臣了。他侧身官场数十年来,并无大的建树,亦无什么过错。凭资历,在万历二年,他熬到了南京留都吏部左侍郎的位子上。在一般人看来,他在这位子待上几年就该致仕回家颐养天年了,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。谁知时来运转,在这一年,他突然接替杨博,来北京接任吏部尚书。这一任命宣布之日,举朝皆惊。因为无论是讲资历还是讲能力,这么重要的位子,都不会轮到他。朝中大臣都知道,这是张居正看中了他。张居正如此安排原也是有自己的私心,吏部尚书掌天下文武官员的选任,事权重大,如果选一个能臣担任此职,他就不便驾驭,内阁与吏部之间,难免发生龃龉。汲取前朝教训以及

自身的经验,他认为吏部尚书的人选,应该是人品高于才能。这个人不能太有主见,可又必须是守口如瓶的谦谦君子。按图索骥,张居正便看中了张瀚。

张瀚做梦都没有想到快六十岁的人了,居然还能撞大运,担任六部尚书之首。他知道他的这一段发白老年的锦绣前程,完全是因为张居正力排众议青睐于他的原因,因此打从心眼里对张居正感激涕零。上任三年来,无不对张居正言听计从。甫一就职,他就看出张居正整饬吏治的决心,以及他重用循吏轻视清流的用人之道。他虽不是曲意逢迎,但也竭力推行。天下官职,每有一缺空出,张瀚都会请示张居正该由谁来接任。有时候,张居正提出的人选,他认为不合适,但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。所以,名义上他是天官,实际上,一应人事大权都被张居正牢牢抓在手中。日子久了,张瀚有时候也感到痛苦,架空的滋味很是难受,夜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。但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,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怨语,他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以“天官”自命,充其量只是一僚属耳。因此,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,他也绝不会自作主张而忤逆张居正。